

新 中 學 文 庫  
後 漢 書  
莊 適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生國  
學叢書

後

漢

書

選註者 莊雲五  
主編者 朱經農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緒言

後漢書是南北朝時宋范曄所作。據宋書曄本傳：曄，字蔚宗，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先爲尙書吏部郎，以罪降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和散騎侍郎孔熙先連結，欲奉武帝子義康作亂，事覺，熙先被誅，曄亦死。曄一生事略，大概如此。現在不說他事，只說他的後漢書。

後漢書的批評，好壞不一。范犯罪下獄，從獄中與甥姪書，說及此書，很是自負，梁沈約說他的話『並實』；梁劉昭說他此書勝過諸家。唐劉知幾稱范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清王先謙說他『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那都是說好他的。至於說壞他的，宋晁說之說他採集不當，有失史體。翟汝文說：『范書冗陋。』清王鳴盛說他敍事顛倒，錯雜眩目。何焯說他有些地方紀載瑣

屑，不合史裁。此外說好說壞的還有好多家，不能統統記下。那麼范書到底算好的呢？還是壞的呢？平心而論，從他枝節上苛求，誠然有不妥當的地方，從他大體上評判，實在是有價值的作品；況且諸家論調，說壞的大抵是片面的話頭，對於本書全部，多半是說好的；所以范書可當作好書看。

范書體例：光武紀開首就稱光武；齊武王續傳不稱名而稱字伯升；各傳不拘時代，第就其人的生平，以類編次；凡不能獨立一傳的，附見在他傳的後面；這都是仿照馬班的辦法。但是范氏著書的宗旨，重風節，輕爵位，很不以班氏父子排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之美爲然；所以往往有位至三公，不爲立傳，而獨標瑰行奇節的人，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都是表示他意旨的所在；他的意思，無非要矯正班氏的錯誤。其他如胡廣之貪位懼禍，黨惡誤國，傳文表面上很是褒崇，而字裏行間，冷嘲熱諷，非常刻毒；用筆和史記傳平津叔孫前書傳張禹孔光，正復相同。須知范書以前，如謝承後漢書，薛瑩後漢紀，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

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等，和范書類似的作品很多，爲甚麼都湮沒不彰。只范書和馬班同傳呢？這便是爲諸家作史的能力，都比不上范氏的緣故。

范書中的黨錮獨行逸民等傳，都是他的創作；并且是本書的大特色。此外又專爲皇后作紀，晁說之以爲前此史書所未有，說他不應當，何焯說東京皇后臨朝者六，范氏作紀，爲得其實，自合史家之變，後人不必仿效；清陳浩謂呂后有紀，見於前書，皇后紀並非范氏所創；清錢大昕也說晉書稱華嶠作漢後書中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不能與他人相提並論，所以改作紀，次帝紀之下，是皇后紀乃嶠自出新意。范特仍之那麼史書爲皇后作紀，不能歸罪於范，即使是范創作，也爲着後漢的情勢不同，不能說壞他了。

可是一層，將范氏的本領，和馬班比較，史才固然差不多，文才到底不如他們；因此我們用文學的眼光去選輯史書，范書中可選的材料，比史記前書少。現在舍短取長，精心抉擇，專就文筆優長，興趣濃厚的揀選，一共選得十九篇：選馬

後紀給後來諸后臨朝專政寵任外戚作反照；選齊武王續傳以明光復漢室的起原；選馬援傳作武臣的模範；選鄭玄傳作經師的表率；選胡廣傳以見范氏的史才；選班超傳著東漢開邊的事實；黃憲傳能見范氏的文才；申屠蟠傳所以稱高節；臧洪傳可表義烈；陳寔傳足揚名德；吏治選吳祐仇覽傳；黨錮選范滂賈彪傳；獨行選范冉傳；逸民選嚴光傳；列女選樂羊子妻和董祀妻；雖只寥寥十數篇，卻已能備具全書的體裁，略見作者的才識和東京一代的事蹟。此外凡不

合本叢書選輯的宗旨，在讀者方面，又不能感起興味的，都從割愛。

以上各節，於范氏的略歷，范書的要點，和本叢書的編法及旨趣，大致都已說明；讀者得此，似乎可略得研究范書的門徑了。

一九二五、一一、一五、

莊適

# 目錄

馬皇后紀	一
齊武王綱傳	一一二
馬援傳	一二三
鄭玄傳	三四五
胡廣傳	五六四
班超傳	六七
黃憲傳	七九
申屠蟠傳	一〇一
臧洪傳	一〇四
陳寔傳	一一〇
陳寔傳	一一三

吳祐傳	一二七
范滂傳	一三三
賈彪傳	一三八
仇覽傳	一四一
范式傳	一四四
范冉傳	一四九
嚴光傳	一五四
樂羊子妻	一五七
董祀妻	一五九
光武帝紀(補選)	一六五

# 馬皇后紀

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  
○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幹四理家事，勅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  
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

○馬后，顯宗明帝之后。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爲稱。東漢明帝始謚母陰后曰「烈」，其後多系  
帝謚，而以「德」爲配。明德即「明」爲帝謚，「德」其配也。諱某，史失其名也。○伏波將軍援詳

下馬援傳。○惠同「慧」。援卒，客卿亦天詳下馬援傳及注。○幹正也。

后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  
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  
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

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

是家益失執，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sup>③</sup>求進女掖庭。<sup>④</sup>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sup>⑤</sup>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sup>⑥</sup>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sup>⑦</sup>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sup>⑧</sup>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爲成帝婕妤，葬於延陵，奉承陰后，<sup>⑨</sup>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

○五溪，雄溪橫溪西溪瀝溪辰溪也，皆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sup>△△△△△</sup>土俗雄作『熊』，<sup>△△△△△</sup>『楠』作『朗』，<sup>△△△△△</sup>『瀝』

作『武』。援征五溪蠻事詳下援傳。

○虎賁中郎將領虎賁郎，主宿衛，中郎將之雜號者；中郎將爲

秦置官領五官署，左署右署郎，故有五官中郎將諸名號，位亞將軍，後又增置東西南北四中郎將，此外如虎賁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等，皆爲雜號中郎將。梁松字伯升，<sup>△△△△△</sup>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之內，六百石。

黃門宮門之黃色者。竇固字孟孫，松固譜援事，見下援傳。<sup>⑩</sup>○梁松與竇固相比，譜陷馬氏，當時竇氏

有恃勢向馬氏求婚者，故馬嚴憤絕之。四掖庭宮中旁舍，嬪妃所居地，別於正宮而言也。五孤負

也。六太子，光武太子，卽顯宗也。

七婉順也。

八萬一萬一獲選。

九成帝，前漢時帝，名驁元帝子。婕妤，音接予。十一廿一曰，宮中女官名，漢制，位在昭儀下，嬪娥上，視上卿，秩比列侯。延陵，成帝陵，

在扶風，去長安六十里。

十一陰后，光武后，陰氏，名麗華。

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十二時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十三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十四恩情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十五

十六顯宗名莊，謚曰明。貴人女官名，位次皇后。

十七前母姊女，前母所生姊之女，故賈氏於馬后爲甥。肅

十八宗名炟，一音打。分丫入聲。一謚曰章。

十九惇，音敦。分叉入聲。厚也。篤，亦厚也。

二十纖介，猶微細。間隙也。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二十一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二十二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二十三帝未有所言。皇太后二十四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

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疊，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永平顯宗年號。○長秋宮，皇后所居宮，長久也。秋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有司請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宮稱之。○皇太后卽陰后。○周官周禮，董仲舒書前漢董仲舒所著玉杯蕃——音繁（父弓）——露清明竹林等。○大練，粗厚之熟帛。○朝請漢律，春日朝，夏日請。○綺縠，音起斛（乞一）（ㄏㄨ），斜紋之絲織物及綢紗也。

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

○苑囿音怨又（口弓）（一又）同園圃。離宮行宮，古帝王出遊時駐蹕之所。○濯龍園名，近北宮。

○才人古女官名。

○下邳王顯宗子，名衍，封於下邳。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

○是家猶云是人。

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  
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  
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  
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  
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匡補，而未嘗以家私干。  
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楚獄，光武子楚王英謀反之獄也，所連及死徙者以千數。○爲思所納，爲思后所納之言也。○

較音教（𠂇一𠂇）明也。難平，難決也。○執守也；侍執，猶言侍守。

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  
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  
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襃異，

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

○王赤綬△△△，諸侯王所用赤色之綬。○安車△△△，坐乘之車，別於立乘者。○白越△△△，越布也。○起居注官名，漢時爲宮中女史之任。○明帝體不安，召馬防參預醫藥事，防甚勤勞。○時馬防爲黃門侍郎，故稱。

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灌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

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車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知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

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建初，肅宗年號。

○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

○前漢成帝元年，賜太后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爵關內侯，逾月，黃霧四塞。澍雨，時雨也。

○盼，音焚。〔二〕，田盼，前漢景帝王皇后同母弟，封武安侯。武帝時，爲相，貪驕，歿後，帝聞其與諸侯王私語曰：『使武安在者族矣。』

○竇嬰，前漢文帝母弟，封武安侯。武帝時，爲相，坐與人朋黨棄市。

○樞，出紓切，亦讀書（戶）（乂），樞機，近要之官也。

○裁，同『綏』。楚、楚王英、淮陽、淮陽王延，皆光武子。半楚、淮陽諸國，楚淮陽國土之半，不全封給也。

○顯宗封諸皇子，悉半諸國，見前。

○言外親並不自謹勅，惟笑言太后素好儉而已。

○倉頭，同蒼

頭，謂僕隸也。綠縲，綠單衣。

○御者，身旁侍御之人。

○西京敗亡之禍，指前漢外戚呂氏、竇氏上官氏、霍氏等被誅事。

○三舅，太后兄廢防光也。

○時廢爲衛尉，防光爲校尉。

○兩善，謂國無溫恩，外戚亦以安全也。

○外施，謂以恩澤封爵外家。

○竇太后，前漢文帝后。王皇后，景帝后。兄，王信也。

○條侯，周亞夫也。時爲景帝相。竇后欲封信爲侯，景帝辭讓不獲，因與條侯計。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

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高祖

名邦，字季，爲漢第一帝。○光武爲中興漢室之主，先立郭氏爲后，後又廢郭而立陰氏。①文子曰：

「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臧一同『臧』」——之家後必殃。」

○漢世，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綻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御府，概言之也。②孰同『熟』。③拳

拳，猶勤勤。○飴音以（一）麥芽糖也。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至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慚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敍平生，雍和終日。